



## 河中沙洲，世外柑園

柑園——這個美麗的名字，位於台北縣樹林鎮的西南部，由東園、西園、南園、北園、柑園五里所組成，面積約九點零三九五平方公里，大漢溪網狀流路繞行於柑園諸里間。

以前，這裡不過是河中的一片沙洲。它位於大漢溪和三峽溪的匯流處，柑園四周都為水所圍繞，對外的交通都須靠水路，直到清末年間，南側三峽部分的河道堆積淤塞，才現出一塊與三峽相鄰的陸地，這也是當地居民第一條往外的陸道。

現年八十多歲的陳德望老先生是一位退休老師，自小在柑園長大，他說，當年他們要到外地上學，都必須藉由水路，靠竹筏划過大漢溪，小竹筏讓這封閉的地方得以感覺到一點外面的溫度。而在柑園教書的陳玉蔚老師也回憶起十五、二十年前，因為沒有任何橋樑跨越大漢溪，交通極為不方便，每次要從土城到位於柑園的外婆家時，都必須經由土城過頂埔、橫溪、三峽繞上一個大圈才到柑園，其實土城和柑園不過就對面而已，只是中間隔了一條大漢溪。

民國四十九年柑園橋塔起，後在民國六十五年因颱風引發洪水氾濫而沖毀，經鄉民代表王世田先生奔波努力，柑園大橋終能重建，接著柑城橋、南瓏橋架起，一條條跨過



溪水的橋樑，把外面的世界與這孤寂沙洲上的柑園距離拉近了，許多之前不存在在社區中的問題也接踵而至。自橋上右邊湧進了外面世界的觀念及繁華，但在橋的左邊卻帶走了一位又一位柑園年輕子弟，很多存在他們腦海中或生活中的傳統觀念，在他們經過橋時，全都丟往大漢溪中了。到今天，已看不到當年柑園的影子。

年輕人如脫韁野馬般往外跑，社區中就剩下老人在田中耕作，小孩在田野中嬉戲，從此，對土地的感情，一代比一代生疏，漸漸地感覺不到先民用一輩子注入土地中的生命脈搏在跳動，而躺在土地中的靈魂也漸漸凋萎、冷卻。

民國七十年開始，台灣以台北為中心的工業化擴張，一直延伸到與台北市毗連的城鎮。隨著交通日益便利，在新莊、迴龍工業走廊的牽引下，工業化的腳步終於跨過大漢溪，長驅進入了柑園。

● 連接樹林及柑園的柑園橋。





● 柑園橋下大漢溪佈滿石礫。

近年來，柑園的變化像似農夫對土地翻耕一樣，徹頭徹尾的翻了一遍。柑園園中的陳老師回憶二十年以前的情景：「柑園給我的印象是一大片綠色的稻田，住在外婆家三合院的老房子，這些老房子在當時到處都是，以前這裡空氣真的很好。」大多數到台北唸書的柑園孩子都會說：「小時候在柑園，非常嚮往外面的生活，但到台北之後，就懷念起柑園的日子來。」他們覺得，在台北，也許可以享受物質的富裕，但卻沒辦法買到柑園的人情味和人性舒適的生活環境。

## 鐵皮屋入侵，米倉消失了

但是，今天的柑園已不再是當年所熟悉的柑園了。柑園曾經有「台北縣米倉之稱」，現在林立其中的鐵皮工廠比當年的米倉還要多，當年的米倉，今天變成非法的鐵皮屋。



當柑園大橋修復、新莊樹林一帶的土地飽和，促使柑園大門終於對外大開。工業化資本跨越柑園大橋，將金錢撒遍柑園每個角落，金錢在柑園地方環境和社區民眾的心理發酵，使得這社區產生了極大的變化。

雖然充斥著外來資本，但目前柑園中，還能看到一張張屬於農村才有的純真臉孔。「這裡的孩子還未沾到台北市的習氣，但總有一天他們會離開這裡到台北去，還能不能保有這種那麼真的笑容呢？這倒是令人擔憂的。」柑園國中的老師都多了這麼一份顧慮。

今天，社區要面對另一個轉變的面貌，縱然土地曾經是柑園人的命根，也曾有許多人都依靠這塊土地長大，土地對他們來說是那麼的重要，然而在新的衝擊下，當出租土地的所得高過其農耕所得四百倍時，土地自然脫離農業而走向商品化了。

## 守著土地，守著貧窮？

曾問過農家一個很尷尬的問題：「這片土地你們真捨得賣出去或租出去嗎？」得到的答案是：「農家的生活實在太苦



●下柑園橋就可看到鐵皮工廠雜生。



● 柑園土地雜亂，有在耕作、有廢地、有鐵皮工廠。



了。」「以前要種田時，大清早就必須下田，雙腳泡在水田中一整天，每天都有該忙的生活，那有把事情做完的一天啊！」，庄內的農夫說，植苗插秧收割，那一天不是在忙的，有時還要看老天的臉色，搞不好一季下來的心血全都沒了，以前一年可以有兩季的收成，雖然是辛苦了些，但至少生活都還算過得去，現在經過改良的稻種，假如天氣沒啥大變化，一年還能有三季的收成，但怪的是收入並沒有因此而增加，反倒是工作及成本增添而已，因為稻米在市場上，根本就賣不到什麼價錢，中間的盤商都由大集團所操控，把價錢壓得非常低。「這種生活怎麼過呢？有時甚至連收成的錢都不夠買肥料呢！農家的血汗不值錢啦！」

八十多歲退休老師陳德望說：「以前柑園的人都很勤勞，每天在田中從早忙到晚，現在這裡的人都不再下田工作了，每個人只要將自己的田出租或出賣讓人蓋工廠就好了。」

在政府規劃中，台北縣還有兩個特等農業區，除瑞芳以外，另一個就是柑園。然而近十年來，柑園卻由一片綠地，轉身一變成爲一片工廠用的鐵皮屋。柑園基金會董事



●當年的稻田現在都變荒廢或是建為鐵皮工廠。

長楊勝坤不勝唏噓的說：「今天柑園種種的不正常、不合法的現象，普遍地受到漠視不關心，所以，今天你看到所謂不合法、非法的現象，就變成大家默認的合法了。」

某位柑園國中老師在閒聊中提到：「這裡的鐵皮工廠越來越多了，而且都是非法的，不用到二、三個月的時間，它們就能把一間好大的鐵皮屋蓋起來，然後投入生產，當要拆時也很容易，而且因為是鐵皮屋，所以，就算拆了虧損也不會很大。」

今天到柑園所看到是一片鐵皮屋海，不禁要讓人深思，為何台灣經濟成長的速度和環境生活品質破壞的速度一樣的驚人？成功創造了一個「台灣經驗」，也被外人說產出了一個「貪婪之島」。企業到底有沒有履行社會責任呢？社會的繁榮和提升生活品質是相斥的嗎？

厚實的大地，踏實的土地，不帶一點綽麗，生活在這裡的居民，就像踏在土地上一



會印著那隻腳印那麼實在。雖說居住環境日漸惡化，在柑園還是存保了一些很民間的慶典，這在社區中是相當矛盾的現象。

每年到了農曆九月初一，所有柑園子弟都會歡天喜地的回到柑園來參與「迎尪公」。其實「尪公」就是保儀大夫，也就是唐朝時的張巡將軍，先民們唐山渡海到台拓荒的都恭奉「尪公」來保佑一切安和樂利。

這天是柑園最大的慶典，整個社區擠滿了人潮，民眾聚集在社區中，除迎神遊境外，還有歌仔戲或布袋戲上演，這一天，柑園嫁出去的女兒或是親友們都會回到柑園，爐主家準備各式吃的食物，宴請親朋好友。社區中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融，在這總面積只有九平方公里上下的柑園，處處可見。

今年八十多歲退休老師陳德望先生帶著儒雅笑臉說：「這裡很多六、七十歲的居民都曾是我以前的學生，現在走在路上，他們都會和我打個招呼，叫聲老師好。」

然而，這一現象正在漸漸的蛻化當中，太多外在因素介入，使得居民對於熱情開始



● 觸目所及的鐵皮工廠林立其中。



重新定義。當然，舊有的東西不一定就意味著落後、跟不上時代，每個流傳在民間的慶典肯定有其意義存在，在極度困苦又變遷過速的社會環境中，民間流傳下來的拜拜不能只是以「迷信」來概括，當中還包含了對生命的堅忍、歌頌生命的光輝等。

## 對生活品質的省思

社區環境持續在惡化，很多民眾意識到這個問題，然而在金錢及居住環境的選擇下，農民怎麼會再去過苦哈哈的日子呢？就像柑園基金會楊董事長所言：「我們不能叫他們放棄高收入，那是說不過去的事。」

造成柑園居住環境惡劣下去的廠商有維護他們自己利益的一套說法，他們說：「這裏蓋間工廠，都是非法的，我們都不



● 紅磚古意的屋子在柑園一角。



● 消失的南園，全都圍上鐵皮圍牆。



但是，愈來愈多的柑園人開始質問，追求進步和繁榮，就必須犧牲生活品質嗎？

● 剩餘破爛的建築。

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拆掉。」在這種今天不知明天事，而且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，當年蓋工廠時，他們又怎麼會考慮到有關環境規劃的種種問題呢？

違建的鐵皮工廠已是柑園的一大特色，噪音、污染

